

回顧 總結 展望

專題書展迎回歸20年

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之際，聯合出版集團聯同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由昨日至七月五日舉辦「香港回歸祖國廿年專題書展」。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

書展開幕式昨日於三聯書店灣仔文化生活書舉行。民政事務副局長許曉暉、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以及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文宏武出席，並為書展揭幕。

分享喜悅 散發書香

文宏武在致辭中表示，聯合出版集團是次邀請香港知名學者著作，出版了一系列關於香港研究經驗的書，可以說是近二十年來



參展書籍全部提供八折優惠價格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民政事務副局長許曉暉(中)、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左)及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文宏武為書展揭幕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呂大樂參展著作《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太多「難忘」一刻的年代》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出版此系列書籍最密集的一次。他介紹，是次展出的書籍可分為回顧、總結和展望三個主題，並說：「這些圖書中，既有高水平的學術著作，也有圖文並茂的普及讀物。」

文宏武補充，藉今年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聯合出版集團最近以「香港經驗」和「一國兩制」研究為題，先後舉辦了兩場學術研究會，今次再辦香港專題書展，把好書向廣大讀者推介，既為紀念香港回歸，亦契合集團以出版服務香港市民的宗旨。

許曉暉表示：「今次書展既能同讀者分享回歸的喜悅，也讓香港進一步散發書香。讀者通過展覽更深地認識香港，了解二十年來香港的綜合經驗。」

是次書展的展出作品，有呂大樂的《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式》、《太多「

難忘」一刻的年代》等著作。呂大樂表示，身為作者及讀者，喜見聯合出版集團在香港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出版成果豐盛。他讚揚聯合出版集團的貢獻不止於給學者提供一個學術平台，而且也打造了一個能夠接近廣大讀者的一種普及中文書寫的渠道，讓他們的研究成果，能接觸社會。

33書店提供優惠

呂大樂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關於香港研究的著作甚少，且都以英文出版為主。而研究香港的中文出版的第一個起飛階段，便與香港回歸有關。」

本次專題書展於全港三十三家書店舉辦，參展書籍全部提供八折優惠價格。指定門市主要分佈於港島、九龍和新界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活動並在「超閱網」(superbookcity.com)網上書店同步進行。



位於三聯書店灣仔文化生活書的專題書展區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李傑展多媒體藝術

【大公報訊】記者湯艾加報導：香港多媒體藝術家李傑的全新個展「Something you can't leave behind」正於中環Massimo De Carlo畫廊舉行。

此展覽由多個場域性投影建構而成，與其紙本、卡紙板及木板油畫互相呼應。在李傑頗有心思的展場布置之下，每件作品集結成了一個完整藝術裝置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傑說：「每個角落都有一部電影，不是被看的。讓它成為一部安靜的電影，恍似你在輕撫它的臉。」

李傑現時在台北生活及工作。他透過對人類行為的深入考察，創作出能引起共鳴和勾勒出獨特體驗、時刻、生活痕跡之藝術作品。

Massimo De Carlo畫廊位於中環畢打行三樓，查詢詳情可電二六一三八〇六二或瀏覽網頁www.massimodecarlo.com。



多媒體藝術家李傑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李傑最新的油畫作品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攝

東普陀名人墨寶

陳天權

荃灣老圍的東普陀講寺由茂峰法師一手創立，一九三三年落成。他除了精於佛理，亦懂詩詞，喜與文人交往，寺內留下不少名人墨寶。

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身為康有為弟子的教育家兼報人韓文舉南下香港避難，隱居深水埗，常到東普陀，為詩甚多，但大部分詩作已經散失。今天在客堂仍保留了書寫的「妙法」和「起信」牌匾，鐵畫銀鈎，入木三分。

岑學呂是另一位與茂峰法師關係密切的名人，一九〇六年他在香港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民國初年在廣東省政府擔任不同崗位，其後北上任職北洋政府及張學良將軍秘書，抗戰前擔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及秘書長，一度代理省主席。抗日戰爭爆發，他隱居荃灣老圍，構築「師尚山堂」，種菜自足，常與茂峰法師談論佛理。東普陀保留了岑學呂不少書信，寺中五觀堂的牌匾和門聯便是他寫的。

客堂門外有一副對聯：「十地證心源，行見慈雲澄海寓；一花開覺岸，應期法乳衍觀宗」，出自另一位同盟會成員兼書法家葉恭綽手筆。東普陀為觀音菩薩的道場，對聯中的「慈雲」是指觀音，「海寓」代表香港這個地方。茂峰法師來港之前曾在寧波觀宗寺跟隨天台宗的諦閑法師學習，對聯下句表示茂峰法師在港弘揚佛法，哺育眾生。

東普陀後山有一座門樓，由茂峰法師籌劃興建，旨在方便乘車訪客經此門入內。但門樓於一九六四年落成時，茂峰遽然往生。門樓上「東普陀」三字由前清進士賴際熙所書，此墨寶原置於寺前的山門，後來移植此處。山門背後「普門示現」四字，由接任東普陀方丈的一法師書寫，寺中也可見到不少他的墨寶。

奔富之路

羅富齊

Grange之後參加了許多的評酒大賽，開始獲獎無數，最重要的是在一九七一年巴黎的葡萄酒奧林匹克比賽中得了西拉組的冠軍，從此聲名遠播。一支一九五五年的Grange曾在拍賣會中以五萬澳元出售，奔富真的奔向富貴。Max退休後由Don Ditter接任釀酒師，後轉至魅力無限的John Duval (John Duval是澳洲家傳

戶曉的釀酒師，現在擁有自己的莊園，酒友不妨一試)，現在的釀酒師是Peter Gago。Peter較為內斂，但是功力毋容置疑，釀造了兩大酒評雜誌《酒觀察家》及《酒倡導者》評為一百分的Grange 2008，各位酒友如要收藏Grange，不妨留意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及二〇一〇年。奔富家族擁有奔富酒莊至一九七六年，後者被新南威爾士的Tooth & Co.收購。奔富的控股權轉落入不同的集

小賭怡情



記得首次去澳門，是從碼頭步行到回力酒店，當晚在那裏玩角子機，好像贏了一點，同去的幾人在酒店吃喝一頓，乘早班船又返港了。那時年輕，一夜沒睡疲勞感也不大。此後再去澳門，仍是玩玩角子機，但不熬夜了。

前些天的澳門行，我們在金沙賭場的角子機塞了張百元鈔，說好輸光就走，不想，我先生按了沒幾下，就增值到四百多元，高興不失冷靜，我們終止了遊戲。

都說小賭怡情，對於毫無賭癮的人來說確是如此，有了贏來的三百多元作底，我們後來幾天又玩過幾次角子機，並把賭場作為在烈日下走累了歇腳地，按一陣角子機，看看別人怎麼玩，也蠻有樂趣。

慕秋

百家樂賭枱上莊家閒家對打，一般都挺冷靜，籌碼多了未見喜悅，少了或沒了，也面無表情，只見過一枱，四個大漢吼過幾聲，尤其是起身時那一聲，特別響，我看看那荷官，她氣得斜着眼低聲嘀咕，估計是在爆粗。

我曾站在一位男人背後觀戰，看他每次下注一萬元上下，竟連贏三局，贏了幾萬元，跟他下注者也贏。這時，另一賭客坐下，拿出五張千元港幣，要跟荷官買籌碼，男子遞過去籌碼，兩人作了交易，男人將換來現金順手塞給老婆。荷官不高興，說不可以這樣做，在賭枱間巡視的女上司聽見走過來，更是厲聲說：「是賭場話事，還是由你們話事？」

恢復賭局時，男人又下注一萬元，不想好手氣被糾紛吵掉了。他敗了一局立即起身，算是有定力者。

唐代「絞胎」器獨特

李英豪



早前本欄約略談及唐代始創的獨特「絞胎」陶器。有讀者不明白到底什麼是「絞胎」。像附圖，就是唐代精製而向幸完好留存迄今的琥珀色釉「絞胎」三足陶盤。不規則的褐色條紋及團花圖案形似變形蟲(阿米巴)，但又不像近代圖案規則而多變的萬花筒；盤四周邊緣的虎斑紋，好比珍奇「雪山種」老蜜蠟珠流淌的黃地褐紋，亦尚木紋。到底這些各器不盡相同的團花與紋飾是怎樣燒製成呢？

所謂「絞胎」，亦稱「攪胎」和「絞泥」。顧名思義，是用褐色和白色(有時也加入紅棕色)泥料相間，糅合一塊兒。通常，白泥皆偏微黃，可攪混成黃色或近琥珀色。若要呈團花紋飾，會先疊合色調相間的泥塊，隨意壓縮或拗曲，然後照需要切成薄片，再按心目中圖形，鋪貼於已拉胚的模子上，壓製成型。有陶瓷史書謂「拉胚成型」，即「上釉焙燒」，可能只屬臆測。筆者卻同意黎淑儀論據，乃如唐三彩器要分兩次入窯燒成；亦即壓製成型後，先燒一次，再冷卻，才施透明釉或色釉，第二次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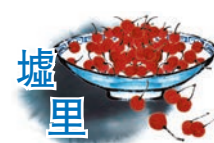
低溫烘燒。

唐器的絞紋除了木理紋外，尚有「野雞翅」、羽毛紋、螺旋紋、波浪紋、弦紋(凹或凸)和葉脈紋等，俱甚富藝術圖案美。有些出土「絞胎」器，乃借鑒於古漆器「犀毗」工藝技法，宋代以後已不復見；故唐代真品十分珍稀。



自如

葉歌



哈佛商學院的社會心理學教授庫狄(Amy Cuddy)被《時代》雜誌稱為「改變遊戲規則者」(game changer)，因為她二〇一二年的一次講座流傳各地，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大家可能都有過這種經歷：面試、講演、會議等壓力巨大、需要好好表現的場合，自己居然鉗口結舌，發揮不出水平，過後又追悔莫及，難以釋懷。在講演中，庫狄從她因車禍導致腦損傷、智商突降三分的親身經歷說起，為缺乏自信者提出了解決方案：培養「負度」(presence)。

她將此定義為：能自如表達自我真實的情感、想法、價值觀的狀態。

此時，我們的言辭、舉止都會顯得自信，從容，熟忱。她還說，每人都能通過練習強勢姿勢(如早晨面對穿衣鏡挺胸抬頭，雙手叉腰)為自己提供心理暗示，從而提升自信：「假裝自信就能變得自信」。她認為，這不是膚淺、造假，因為研究證明，身姿直接影響呼吸，繼而影響心情。而只有表現得自信才能獲取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取得事業成功。

說到底，庫狄描述的是一種從容自如的狀態。要達到這種狀態，其實「在場」(present)比任何元素都重要。專注當下任務，就不會瞻前顧後。注意力集中到怎麼做好手頭工作而不是如何表現自己上，就不會羞澀畏縮，就能真正展示實力，獲得他人認可。

父親的黑膠

耶生



還記得小時候，父親聽黑膠唱片，是一件隆重的事：在書房，關上房燈，把椅子移到特定的地方，凝神閉目欣賞，聲音隨喇叭傳進耳膜，聽的是歌聲，活的是態度。

後來，CD面世，黑膠漸漸被淘汰。CD體積小，放在唱機上，就可以聽；放進discman內，更可隨處收聽，比起黑膠實在方便多了。CD只要小心放進CD盒保存就好，但保存黑膠是一個學問：不可以壓到它，怕它變形；不能一次過重複聆聽太多，因為黑膠是用唱盤的針劃過高低不平的溝而產生聲音，重複太多，溝槽會過熱而變形，影響音質，而這些破損都是無法修復的。唱盤的保養也要費一番工夫，每次聽完都要用專用的毛刷清潔盤面，以免唱針勾到灰塵，到再聽的時候會傷了黑膠唱片；還有唱針，不小心弄壞了，要再買一枚。

聽黑膠唱片，實在太麻煩了。當科技的宗旨是與人方便，黑膠的淘汰，是時間的問題。果然，在我的成長期間，都是靠CD去接觸音樂的。然而，父親當年聽黑膠唱片的身影，卻一直縈迴在腦海。即使CD盛行的年代，他還是擁抱他的黑膠和唱盤，即使我為他添置了CD Hi-Fi，他也會用它來聽新歌，但每隔一段時間，黑膠的聲音就會再次響起，黑膠究竟有什麼秘密，讓父親一直放不下，停留在那個時空？

(上)